

散文·乡村纪事

随笔·美景履痕

秋山采菌

□青木香

老家的发小发来微信，说，新采的枞菌，给你快递尝尝吧。还发来一张图片：采下的枞菌们层叠在篮子里，是新鲜的橙红色，圆圆滑滑的菌伞、纹理密致的菌褶、娇脆粉嫩的菌茎，还有没来得及撑开菌伞的菌宝宝，黏着些许泥土和松针。马上说，你这是赤裸裸的诱惑。心里咕嘟叫唤着：回乡下，回乡下……

乡下是个很大的草石山窝。屋子前面是竹林、杂树、池塘、梯田、小溪，屋后是一溜浅山，往远处高低错落排开去。每当秋来，几阵空山新雨，秋风吹散云脚，便是采菌的好时节。

那些早晨，发小们都会聚在一起放牛、采菌。从牛屋牵出牛，提个竹篮，晨雾里就出发了。山间小路还弥漫着水汽，草尖举着露珠。卷起尾巴的花狗、黄狗总是飞跑在前，小人儿牵着牛绳，老牛蹒跚在后，一路向山里走。

山里，一片草树云天。牛绳挽上牛角，在草地上徜徉。雨后的土膏，发松发软，上面覆着层层蔓草、掉落的松针、枯叶。就在这些杂乱的枯叶草丛下，藏着枞菌。眼尖的能从蓬起的松针缝隙看见一点橙红，一扒拉，找到一窝，大的已撑开伞盖亭亭立着，小的将开未开，更小的才冒出头。这山里的小精灵！英子眼最尖，往往伴随她一声惊呼，毛坨、狗儿、满弟、雪枝、春香、三儿……一起凑拢小脑袋，眼看她轻拾起来放入小竹篮。发小们遂各处分散，手脚更细碎，眼睛更尖。有的松针、草叶看似不寻常，蓬松凸起，下面多半隐藏着枞菌，散落的、成窝的，伴随大呼小叫，入了各自的篮。

在草从枯叶间走，顶可怕的，是有长蛇、蜈蚣。走久了，越来越担心。

仗胆的，是手中的小棍子。一棍子方圆及以远，蛇会感到响动，“咪溜”逃跑。蜈蚣就不一样，会蜷缩、蛰伏。

有那么一次，满弟去采一株枞菌，就被藏在菌伞下面的一条小蜈蚣咬了，哭声震天，大伙吓得不敢动弹，等反应过来，满弟已一路哭喊着向家狂奔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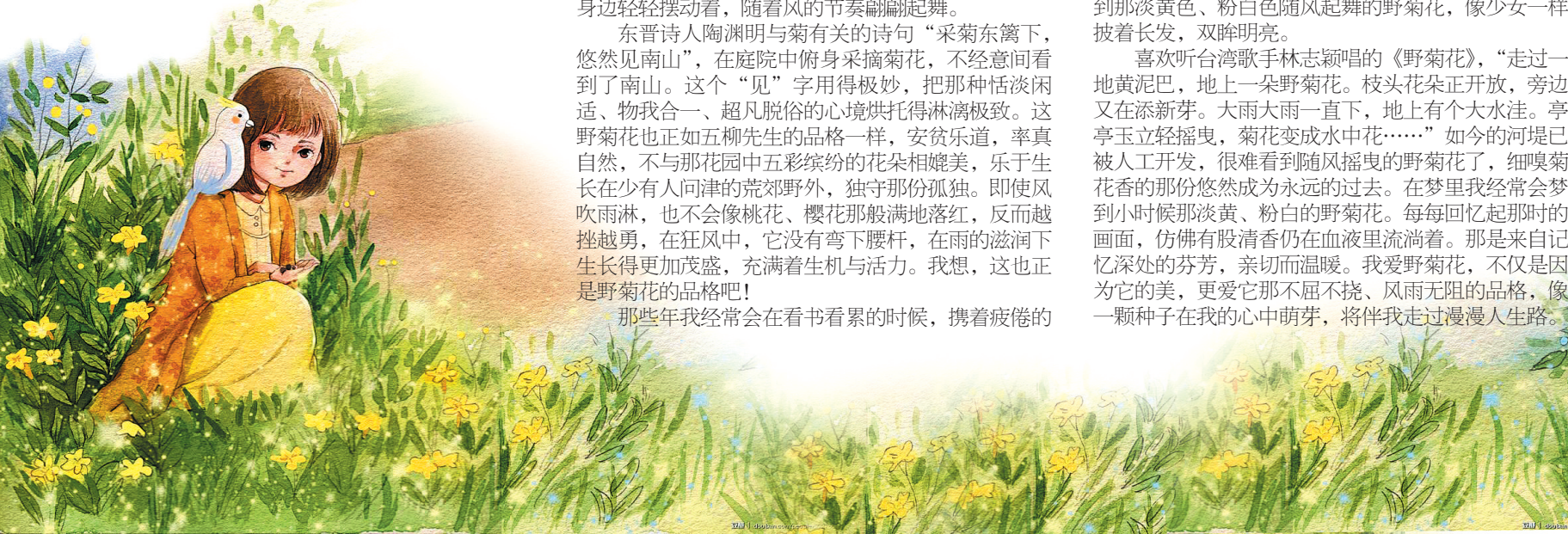
惊魂甫定，大伙聚在一起，都怕了、蔫了，已没兴趣比谁采得大、采得多了。各自篮子里，都躺着大大小小的——一群。满山转的花狗、黄狗也回来了，闻闻、嗅嗅，摇摇尾巴无趣地走开，不懂刚才发生了什么。

抬头望天，阳光的金色丝线漫过山坡，开始在高树间弥撒，缕缕炊烟在不远处的山间缠绕婉转。牛开始哞哞叫着张望，寻找小主人。看看牛肚，沉甸甸的，已吃饱胀满。大伙各自解开牛角上的牛绳，吆喝着满弟的牛走在队伍中间，找到满弟撒下的篮子。花狗、黄狗还是晃在前，一路垂头丧气回家了。

过满弟家，他已然不哭，却看见他手指细小的伤口上爬着只蜘蛛。满弟妈说，蜘蛛正吸着毒呢，大半天就会好，接过牛绳走了。我们都惊奇，也好心疼满弟的。

采来的枞菌，新鲜嫩滑。我那裹脚奶奶一边高兴地洗净，一边说，给你做起来吃啊，用腊肉炒来吃。再采的，就和茶树油炸成菌油，放着以后吃。

如今，奶奶早已作古。那些青绿山坡、草间，已成了迷离旧影。这眼前的一篮橙红，也许是记忆中最后的一抹亮色了。



宁静是秋天的本色

□刘云鹏

波澜不惊的生活，安然又宁静。这样的日子里，人是迟钝的，心是敏感的。迟钝是因为秋天来得安然悠闲，敏感是因为秋天几乎充满着所有诗意的元素。

择一吉日，携二三子秋游，更显诗意。非是臭美，非是附庸风雅，只求一份坦然，一份淡定。天高气爽，风轻云淡，菊花怒放，枫叶诱人，秋水透明，一片丰收果园，一派繁忙景象。此时观景，宜静不宜动，宜缓不宜急，免得煞了风景，坏了心境。

若早起，还可有幸一览秋天日出之卷。看那一轮秋日透着晨雾喷薄而出，无夏日之炙热，胜似冬日之惨淡，有末夏之凉爽，有初冬之韵味。

至晚，宜听秋声。“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澎湃，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，其触于物也，鏦鏦铮铮，金铁皆鸣；又如赴敌之兵，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”，果应欧阳子之赋。这秋声时远时近，缥缈无形，若能“悠然心会”，则自然“妙处难与君说”。

秋天像一位稳健的老者，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，看尽了多少人间沧桑。他有着十分清醒睿智的头脑，不像年轻人那样血气方刚、急躁冲动，却又和小孩子一样可爱可亲。小孩子的可爱在于他的幼稚天真，好动；老人的可爱在于他的成熟稳健，处静。

宁静是秋天的本色，宁静的氛围有利于人们进行思考。思考什么呢？思考世界，思考人生，思考自

随笔·花香冰韵

己，思考着一些也许一辈子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。

思考成长。我们为什么要成长？人长大了又为什么会念念不忘过去？难道人老了只为返璞归真？这整个人生的过程，难道真会是一个无法捉摸的轮回，更可笑还是更可怕？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，足以让我们用尽一生之力去思考、去经历、去解答。

思考成熟。成熟是一种经历。经历多了，火候到了，自然就成熟了。果树的成熟是有时间和节气的，可是我们自己，又会在什么时候成熟呢？

思考成功。成功是一种体验。正如幸福一样，成功应该是一种纯粹主观性的东西。心情不错，就算是成功。既然成功如此简单，我们又何必一直苦苦追寻呢？

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，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……这是诗人们对秋天的诠释，或悲或喜。其实，在秋日里上演的是世间百态，呈现的是人间万象，而不仅仅是或悲或喜的诗。相反，诗也许会破坏秋天完整的意境和韵味。因为秋天本来就是一首天衣无缝的诗。对于秋来说，任何优美华丽的诗篇表现出来的只能是肤浅和苍白，不必为秋而写诗，只管用心去感受。

其实本无所谓感怀伤势，无所谓豪迈奔放，只求心如秋叶一片，淡然飘下，轻声落地，却只道：天凉好个秋！

野菊花

□陶 超

在所有的花类中，我最喜欢野菊花。山坡上，田野中，丛林里，它随处可见。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能傲然挺立，风姿婀娜。

小时候，秋日傍晚，空气凉爽，清风拂面。吃完晚饭，漫步在河堤上。那时河堤还没有被开发，野花野草随处可见，浸满大自然的芳香。野菊花长得尤为泼辣，一簇簇一群群，小小的花朵像极了面带微笑的小太阳，温馨而可爱。有的呈橘黄色，也有粉白的，如穿花裙子的乡村小姑娘在一起嬉戏，欢喜又热闹。

附近的小孩们喜欢采上几束小野菊，编成一顶小小的花冠，戴在头上。那野菊花在小姑娘头上迎风抖动。有时跟小伙伴躺在河边的草丛中，看那野菊花在身边轻轻摆动着，随着风的节奏翩翩起舞。

东晋诗人陶渊明与菊有关的诗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在庭院中俯身采摘菊花，不经意间看到了南山。这个“见”字用得极妙，把那种恬淡闲适、物我合一、超凡脱俗的心境烘托得淋漓尽致。这野菊花也正如五柳先生的品格一样，安贫乐道，率真自然，不与那花园中五彩缤纷的花朵相媲美，乐于生长在少有人问津的荒郊野外，独守那份孤独。即使风吹雨淋，也不会像桃花、樱花那般满地落红，反而越挫越勇，在狂风中，它没有弯下腰杆，在雨的滋润下生长得更加茂盛，充满着生机与活力。我想，这也正是野菊花的品格吧！

那些年我经常会在看书看累的时候，携着疲倦的

身心走在河堤上。来到一株野菊花旁，默默地蹲下，靠近它，轻轻地吸一口气，香气便扑鼻而来。那香气不像玫瑰浓烈，它的香是一种淡淡的清香，闻起来让人心旷神怡。我把野菊花小心地摘下两朵，放进书里。很久以后，翻开书来，那野菊花干枯了，颜色依旧明亮，像是绘在书页上一样。

后来上了大学，离开家乡去往西安，再也没有见到过野菊花。上班后，一位同事喜欢喝菊花茶，她的玻璃杯里每天总会浮着几朵小小的菊花，在开水的浸泡下愈发透亮，茶水微微泛黄。她的名字里也含着一个“花”字，面容如花般鲜艳。她总是笑着往我杯子里放上几朵小野菊，说：“这野菊花清热去火，明目养神，好处多着呢。”我喝一口沏好的菊花茶，嗓子顿时清润了很多。仿佛回到了儿时的河堤草地上，看到那淡黄色、粉白色随风起舞的野菊花，像少女一样披着长发，双眸明亮。

喜欢听台湾歌手林志颖唱的《野菊花》，“走过一地黄泥巴，地上一朵野菊花。枝头花朵正开放，旁边又在添新芽。大雨大雨一直下，地上有个大水洼。亭亭玉立轻摇曳，菊花变成水中花……”如今的河堤已被人工开发，很难看到随风摇曳的野菊花了，细嗅菊花香的那份悠然成为永远的过去。在梦里我经常会梦到小时候那淡黄、粉白的野菊花。每每回忆起那时的画面，仿佛有股清香仍在血液里流淌着。那是来自记忆深处的芬芳，亲切而温暖。我爱野菊花，不仅是因为它的美，更爱它那不屈不挠、风雨无阻的品格，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中萌芽，将伴我走过漫漫人生路。